



鳴鏑風雲錄

梁羽生 著

貳



中山大学出版社
GU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46

鳴鏑風雲錄

貳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镝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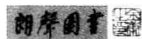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7-0

I. ①鸣…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3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旧怨难消来助阵 新知虽好忍寒盟	435
第二十九回	恩怨痴缠难自解 悲欢离合总关情	453
第三十回	两大魔头来夺宝 一双鸳侣各分飞	471
第三十一回	巧布毒谋伸黑手 惊闻噩耗碎芳心	485
第三十二回	贼子妄言欺侠士 书生谈笑戏魔头	501
第三十三回	紫府神箫寒敌胆 红罗鸳枕系深情	517
第三十四回	图劫藏珍情可鄙 心怀故国志堪哀	531
第三十五回	绣楼深闺谈往事 茶亭陌路遇奸徒	549
第三十六回	兴波怪客来中土 破壁魔僧叛少林	565
第三十七回	忍病逞强怜蜜意 装聋作哑显雄风	581
第三十八回	暗室运动惊恶斗 明珠虚掷说英雄	597
第三十九回	聊把酒杯浇块垒 愿凭宝伞护佳人	609
第四十回	竹马青梅怀旧友 明霞荒岛忆前情	619

第四十一回	宿怨未消多险阻 私心竟欲夺良缘	633
第四十二回	解救灾危来玉女 虚张声势慑魔头	649
第四十三回	轻舟浪逐寻蓬岛 骷髅旗悬遇盗船	663
第四十四回	柔情暗自缠佳士 恶阵安能困孽龙	677
第四十五回	书剑飘零情怅惘 琵琶别抱意堪伤	691
第四十六回	湖上闻歌悲小婢 府中脱困遇高人	705
第四十七回	私戎堪叹无良策 解惑还须见玉郎	719
第四十八回	鸳梦已随云水杳 旧盟难续海天遥	733
第四十九回	解珮空余忤情恨 怆怀犹有劫余哀	747
第五十回	相见争如终不见 有情还似总无情	761
第五十一回	红烛灰残还信物 洞房枕冷负良宵	777
第五十二回	客路相逢悲往事 后园私会说前因	793
第五十三回	身世堪怜同命鸟 沉冤未雪戴天仇	807
第五十四回	匿迹消声难避祸 登门挑衅太欺人	821

第二十八回 旧怨难消来助阵 新知虽好忍寒盟

奚玉瑾心里想道：“果然是他。”她早已料到是辛龙生，但在这危险之极的关头，突然见他出现，也还是不禁又惊又喜。

郑友宝等三人见跳下来的是个唇红齿白的少年，身手竟然如此了得，却是不禁大为吃惊了。

辛龙生笑道：“我早就在这里了，你们现在才知道吗？嘿，嘿，你们自己睁着眼睛做瞎子，却来怪我！几枚松子，和你们戏耍戏耍，你们就当作是‘伤人的暗箭’，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哈哈，你们何以不抱怨自己的本领不济呢？你们说我不算得是英雄好汉，不错，我从来不敢以英雄好汉自居，但我倒想请问你们，你们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却又算得是哪门子的英雄好汉？”

郑友宝恃着有化血刀的毒功，虽然吃惊，还是欲图一逞，受了他的奚落，怒气上升，喝道：“我不与你斗嘴，看掌！”

辛龙生笑道：“你的掌法我早已见识过了。”郑友宝一掌打去，忽见辛龙生的指头正对着他掌心的“劳宫穴”，这“劳宫穴”正是练他们这门功夫所要顾忌的穴道之一，倘若给对方戳破，真气宣泄，最少也要耗损二年功力。当然，倘若是换了寻常的人与他交手，他练有闪穴的功夫，对方的指力戳不破他的掌心，给他点着，也是无妨。但现在他已见过辛龙生的本领，辛龙生用一颗松子，都可以打得他额角起瘤，那么真正动起手来，指力可以洞穿他的掌心，想必也非难事。他如何还敢冒险尝试。

郑友宝也算得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学家，一见对方出指的手法

乃是上乘的点穴功夫，大惊之下，连忙收掌，退了一步。

辛龙生笑道：“你不是要较量我的本领吗，为什么不打来呀，难道当真是只叫我‘看掌’吗？哈哈，你的手掌有什么好看？”

郑友宝欺身侧袭，辛龙生侧目斜睨，傲然不动，待得郑友宝来得近了，这才一指翘起，指尖对准他肩头的“肩井穴”，“肩井穴”倘若戳破，琵琶骨断了，多好武功，也将变成废人。郑友宝迫得又赶忙收掌，连退两步。

郑友宝接连几次变招，辛龙生任他双掌盘旋飞舞，指尖总是对准了他要害的穴道，郑友宝每一次都是不能不自行缩手，连连后退。

奚玉瑾在旁看得又惊又喜，心里想道：“听说江南的武林盟主文逸凡文大侠外号铁笔书生，点穴的功夫天下无双，如今得见他的衣钵真传的手法，果然是名不虚传！”

辛龙生大笑道：“你只是后退，那还较量什么？”郑友宝大叫一声：“罢了，罢了！”扭头就跑！

祝大由、言秉钧二人身上受伤，见辛龙生武功如此高强，眼看郑友宝就要抵敌不住，早已打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主意。郑友宝一退，他们便跑，跑得还在郑友宝的前头。

辛龙生喝道：“好，都给我滚吧！”一记劈空掌打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其实对方已经“滚”了，无须加上这掌，他加上这掌，乃是有意在奚玉瑾跟前炫耀自己的内功的。

只听得“蓬”的一声，言秉钧因为受伤较重，刚刚醒转过来，脑袋尚自感到一阵阵晕眩，给这劈空掌力一震，双眼发黑，登时跌倒，骨碌碌地滚下山坡。郑友宝将他抱起，和祝大由二人没命飞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辛龙生哈哈笑道：“痛快，痛快！”也不去追，回转头来，却对奚玉瑾施了一礼，说道：“小可来迟，累奚姑娘受惊了！”

奚玉瑾只得敛衽还礼，说道：“多蒙辛公子两番相救，感激无拟。”当下掏出了那枚戒指，杏脸微红，递给辛龙生。

辛龙生道：“这枚戒指，奚姑娘就留下来吧。”奚玉瑾面色一端，说道：“我不能要这戒指，我也无福承受你这戒指。这不是孟

七娘给你的吗，你应该留待他日，送给一个比我好得多的女子的。”她说“无福承受”，话中之意已是点明了自己有了意中人了。

辛龙生道：“哦，孟七娘已经告诉了你这戒指的来历。”奚玉瑾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所以我决不能要你这枚戒指，你也不该随便拿孟七娘给你的戒指送与我的。”

辛龙生满面通红，赔笑说道：“奚姑娘请别见怪，我，我是因为恐怕奚姑娘遭受危险，孟七娘喜怒无常，拿不准她什么时候会下毒手。她的脾气，一旦发作起来，无人可以解救，我又不能随侍在侧，只，只有这枚戒指，才，才可以——”

奚玉瑾道：“我明白，只有这枚戒指可以救我一命。它确实也救了我的命了，多谢公子的好意，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不过，它已经救了我的命，现在对我则已是没有用处了。我也不配要你这样珍贵的礼物，所以还是请公子收回去吧。”

辛龙生接过戒指，甚是尴尬，只好将它收了起来。又是羞惭，又是失望。但转念一想：“无论如何，她对我仍是有好感的。即使她真的是另外有了意中人，此事还是大有可为。”于是貌作毫无芥蒂，微笑说道：“多谢奚姑娘能够谅解，这我就放心了。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赶快上山吧。”奚玉瑾一来是因为辛龙生对她有救命之恩；二来也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他，于是便与他作伴，一路同行。

辛龙生好像知道奚玉瑾的心思，说道：“这次的事情，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吧？”

奚玉瑾道：“不错。我本来是要去救韩大维的性命的，想不到反而害了他。”

辛龙生道：“此事早已在我意料之中，韩大维的脾气倔强之极，他不肯向孟七娘屈服，我的表姑迟早会杀他的。韩大维算得是当世有数的人物，响当当的好汉子。可惜，我却没有办法救他。”

奚玉瑾道：“不，不是孟七娘杀的。他喝了我送去的九天琼花回阳酒，不料酒中却下了毒。”

辛龙生道：“哦，你是说韩大维尚未毙命，只是中毒吗？原来我的表姑还未舍得杀他，又不知要用什么法子折磨他了。但他们二

人的脾气，彼此都是不肯迁就对方，韩大维这条性命，只怕迟早都会送在孟七娘手上。”

奚玉瑾本来以为辛龙生知道他的姑姑暗中下毒的事情，是以想等他自己说出来。不料辛龙生却一直把凶手当作是孟七娘，奚玉瑾忍不住说道：“不，这毒药不是孟七娘放的，下毒的另有其人！”

辛龙生惨然道：“你怎么知道不是孟七娘，九天琼花回阳酒不是她拿给你，叫你送去的吗？”

奚玉瑾一想，那一坛酒藏在孟七娘房中多日，若说是孟七娘下的毒，当然也有这个可能。但她与孟七娘相处三日，孟七娘一心想要维护韩家父女的心情她是了解的。而且在她发现韩大维中毒的时候，那一副又是伤心，又是震怒的神情，决不是可以伪装得来的。

奚玉瑾思量半晌，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相信是孟七娘下的毒手。什么缘故，我却是说不上来。”

辛龙生道：“那么你以为是誰呢？”

奚玉瑾只得说道：“我来的时候，你的姑姑交给我一包药粉，说是解化血刀之毒，叫我放在九天琼花回阳酒之中，可救韩大维的性命了。”

辛龙生大为诧异，说道：“有这样的事吗，那么你是疑心我的姑姑了。”

奚玉瑾道：“我本来不该疑心你的姑姑的。可是倘若不是孟七娘的话，那就当然是她了。辛公子，你不会怪我说得直率吧？”

辛龙生现出一片茫然的神气，似乎是对他的姑姑亦已有了疑心。过了一会，说道：“既是有这样的事，也难怪你会起疑。但我想应不至于是姑姑下的毒手吧。我常常听得她说，韩大维是她最尊敬的一位朋友的。说不定她给你的那包药粉，真的是化血刀的解药，但孟七娘却另外放了毒药进去，那就不是我姑姑的药粉所能解了。”

奚玉瑾叹口气道：“这件事情，实是令人百思莫解。但韩大维已是决计不能再活，也就不必追究谁是凶手了。”这几句话显然还在怀疑辛十四姑，辛龙生当然是听得懂的。

辛龙生自己也不觉有点疑心，但仍是摇了摇头，说道：“不见

得韩大维就必死无疑吧？”

奚玉瑾道：“我闯出来的时候，西门牧野这老魔头已经在和孟七娘动手了，朱九穆这老魔头也正在匆匆赶去。孟七娘双拳难敌四手，如何保得住韩大维的性命？”这话说得更分明，她既然认为孟七娘是保护韩大维的，那么下毒杀人的凶手，不是辛十四姑还能是谁？

辛龙生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两大魔头固然厉害，我的姑姑的本领也并不差，此际，她们表姐妹只怕是早已会面了。有她和孟七娘联手，何惧那两个大魔头？”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你姑姑也来了么？”

辛龙生道：“不错，正是因为她已来了，所以我不敢露面的。”奚玉瑾道：“为什么？”辛龙生道：“我已经和她说过，这次回来，是不准备到孟七娘这儿的，我、我不想给她知道。”似乎颇有难言之隐，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奚玉瑾不想刺探人家私隐，也不想在这小问题上纠缠下去，当下说道：“如果救得出韩家父女的性命，我就安心了，但你的姑姑会帮忙孟七娘吗？”

辛龙生道：“我的姑姑和韩大维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不会见死不救的。就只怕救了出来之后，表姑仍不肯放过了他。”

奚玉瑾道：“孟七娘是否一定要把韩大维置于死地，这个我不敢说，暂且不必管它。但韩大维是已经身中剧毒的啊！”

辛龙生道：“我的姑姑和我的表姑都是精通药物之高手。如果是我表姑下的毒，我的姑姑就能解毒，只要她不阻拦。”

奚玉瑾道：“何以你怀疑是孟七娘下的毒呢？”

辛龙生叹道：“这是一段情孽。我的表姑和韩大维本来是一对情侣，后来不知怎的，韩大维另外娶了妻室。表姑因爱成仇，发誓要向韩大维报复，韩大维的妻子就是她毒死的。”韩、孟这段故事奚玉瑾曾经听辛十四姑说过，但说孟七娘毒死韩大维的妻子，这却还是她第一次得知。

奚玉瑾道：“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姑姑告诉你的吧？”

辛龙生道：“不错，但我相信她不会骗我的。”

奚玉瑾忽地感到一股寒意，心里想道：“辛十四姑对侄儿也说谎话，而且居然骗得侄儿相信，这人也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辛龙生口里说是相信姑姑，心中却是着实有点思疑了。

他蓦地想起一件事情。那天他出来私自给奚玉瑾送行，回家之后，本来是准备姑姑问她的，出乎意外，姑姑却什么也没有说。但一连两天，脸上都没有现过笑容，神色十分阴沉可怖。

侍梅是奉了辛十四姑之命，送奚玉瑾到孟七娘家里做丫头的。有话吩咐在先，不许让她侄儿知道。因此主人虽然没有责怪，但侍梅已是忐忑不安。这晚失手跌落了一个茶杯，这茶杯乃是绿玉所造，十分名贵，跌在地上，有了一条裂痕，侍梅自然更加惶恐了。

辛龙生感侍梅之情，替她解窘，笑道：“幸没有打碎，这点裂痕，请巧手匠人修饰，肉眼一定看不出来。”

辛十四姑面色一沉，忽然拿起玉杯，用力一摔，“当啷”一声，玉杯碎成八块，侍梅大惊失色，连忙跪下，磕头请罪。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这是我自己打碎的，与你无关。”辛龙生也是惊诧不已，禁不住问道：“姑姑，这玉杯还可以用呀，为什么要摔掉它了？”辛十四姑好像是发泄了一口怨气似的，“嘿，嘿，嘿”干笑几声，森然说道：“有了裂痕，还要它做什么？嘿，嘿，这个脾气，我倒是和你的表姑相同。”

辛龙生想起了这件事情，不由得思疑不定：“为什么姑姑不让我知道奚姑娘这件事情，昨天晚上，要用黑醋香令我熟睡？是怕我阻挠她利用奚姑娘来救韩大维的计划呢，还是另有原因？她说的那几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有了裂痕，就不能要了。这恐怕不单单是指那个玉杯吧？”

蓦地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掠过，“姑姑才貌双全，为什么她也终身不嫁？莫非她也是像表姑一样，为韩大维害了单相思？只不过表姑敢把心事告诉她，她却是什么人都瞒住。她说她那一点脾气与表姑相同，莫非也就是指对韩大维而言的？奚姑娘疑心是她在酒中下毒，只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了？”想至此处，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奚玉瑾也是有着她的心事，韩大维的事情现在她已是无能为力了，但她的哥哥也正在危险之中，必须她去解救。这可是刻不容缓

的啊！

两人各怀心事，目光相触，面上都是一红。辛龙生是因为内疚于心，奚玉瑾则因为想到还需要辛龙生帮忙之处，不禁觉得有点难以以为情。

辛龙生道：“奚姑娘，你上哪儿？”奚玉瑾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要回到洛阳的丐帮分舵？”辛龙生道：“可有什么事吗？”

奚玉瑾道：“听说丐帮有一批金银珠宝，要运出城去，送给义军？”

辛龙生诧道：“奚姑娘，你的消息可是灵通得很啊！”

奚玉瑾道：“你先别追究我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但此事关系可是非同小可，听你的口气，似乎是确实的了？”

辛龙生道：“不错，陆帮主曾经与我提及此事。这批金银珠宝已经送出去了，就是在我与他见面的前一天晚上送去的。押运的人是名震江湖的任大侠任天吾，想必不至于出事的。”

奚玉瑾顿足叹道：“糟糕，糟糕！就是因为由任天吾押送，非出事不可！”

辛龙生道：“任天吾的七修剑法乃是武林一绝，本领很不错啊！”

奚玉瑾道：“任天吾本领是很不错，但他却是私通蒙古的奸细！”

辛龙生大惊道：“此话当真？”

奚玉瑾道：“今日日间，任天吾派了他的大弟子余化龙来此，找那两个魔头，其时西门牧野尚未回来，朱九穆和他会面。他们的谈话，都给我听了。”

辛龙生更是吃惊，连忙问道：“竟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了些什么？”

当下，奚玉瑾将她与碧波偷听到的秘密告诉辛龙生，说道：“你想，他们的计划多么阴险！由这两大魔头乔装匪徒，半路截劫，任天吾假装不敌，受伤落败，这样，就谁也不会疑心他了！哼！哼，他虽败犹荣，只怕你们还要把他当作‘大侠’呢！”

辛龙生越想越是吃惊，说道：“想不到任天吾竟是如此一个阴险小人！押运宝藏的还有丐帮的两位香主呢，这么一来，丐帮的人岂不是也要遭他毒手了？”

奚玉瑾道：“不错，他们的计划正是要把丐帮的人斩尽杀绝，只‘放’任天吾一人‘逃生’。押运的人之中，还有我的哥哥在内。所以这件事情，于公于私，我都是非管不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带我去见丐帮的陆帮主，告诉他这个消息？”

辛龙生想了一想，说道：“救兵如救火，目下洛阳已被蒙古大军包围，咱们要偷进城里见陆帮主或许可以做到，但也一定是不容易的。陆帮主也未必抽得身来管这桩事。一来一回，恐怕要耽搁许多时候，而且还可能劳而无功。不如咱们马上赶去赴援，尽力而为。好在这两个魔头，如今正在这里有事。即使他们打得过孟七娘和我的姑姑，也会阻迟他几个时辰，咱们倘若能赶在他们的前头，事情就好办了。”

奚玉瑾正是这个意思，只是不便自己说出来。听了辛龙生的话，立即说道：“既然如此，咱们马上赶去吧。只不知会不会误了你的事情？”

辛龙生道：“我在洛阳之事已了，本来是准备回江南向师父复命的，为了你的事情，我才在家里多住两天。希望知道了你的平安消息，我才放心回去，如今天从人愿，你已经脱险，我也不必急于回转江南。莫说耽搁三两天，十天半月，亦是无妨！”

辛龙生乘机再表心事，奚玉瑾也是杏脸重泛红霞，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话好。辛龙生笑了一笑，说道：“奚姑娘，你不要误会我是用这件事来要挟你，你喜不喜欢我，这是另一件事情，我但求与你同在一起，多聚几日，于愿已足。”

奚玉瑾虽然芳心早有所属，但对于辛龙生的一片痴情，却也不无感动，心里想道：“他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只要彼此以礼相待，作为知己，也不能说是对不住啸风。”一来她非要辛龙生帮忙不可，二来她对辛龙生颇有好感。是以虽然觉得有点尴尬，也只能如此了。

按下他们二人之事暂且不表。且说孟七娘与韩家父女在堡中的

遭遇。

此时，孟七娘正在与西门牧野恶斗之中。

且说孟七娘与西门牧野撕破了脸之后，彼此都知道对方乃是生平从未遇的劲敌，谁也不敢轻心大意。

西门牧野首先发动攻势，一出手就是他的看家本领——练到了第八重的“化血刀”功夫！掌风一发，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冲人欲呕！

孟七娘气沉丹田，暗运玄功，护着心房，挥袖一拂，化解了他的一招。

这一拂乃是最上乘的以柔克刚的功夫，西门牧野见她神色如常，并无丝毫中毒的迹象，心里也是不禁暗暗吃惊，想道：“这婆娘果然不好对付，莫要跌翻在她的手里，可就要叫朱九穆见笑了。”

西门牧野只是怕在朱九穆面前失去面子而已，孟七娘却要担心朱九穆到来与他联手，那时自己就势必非败不可了！

其实孟七娘虽然不至于便即中毒，但因她必须运功护身，以防毒气侵袭，是以功力也不能不略减几分。

一方面是有强援在后，一方面是孤掌难鸣。斗了十数招之后，孟七娘渐渐落在下风，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孟七娘的衣袖给西门牧野撕去了一幅。西门牧野哈哈笑道：“七娘，你又何苦为了韩大维与我拼命？”

西门牧野此言一出，只听得嘻嘻哈哈之声跟着哄闹起来，原来是他的党羽早已有一部分到了。

这些人震于孟七娘的威名，自知插不进手去，起初谁都不敢放恣。如今看见西门牧野占了上风，自是不免跟红顶白，争着向西门牧野奉承，向孟七娘嘲讽了。

有一个笑道：“这婆娘倒是一心向着她的老相好，可惜韩大维已是成了废人，无福消受美人恩了！”有一个道：“这婆娘最少恐怕也有五十开外的年纪了吧，还说得是美人么？”又有一个笑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嘿，嘿，许多年轻漂亮的大姑娘还比不上她呢。”又一个道：“韩大维无福消受，不如西门牧野就当仁不让吧。”

西门牧野忽地喝道：“小心，快躲！”话犹未了，那些人的笑声已是变成了喊声，“哎哟，哎哟！”的叫声不绝于耳，孟七娘冷笑道：“好，你们笑够了么？哪一个还要耍贫嘴的，尽管说吧！”

只见刚才说话的那四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的倒在地上，身上七窍流血，显见是不能活了。原来在他们的脑门各自插了一根小小的梅花针。这是孟七娘淬过剧毒的梅花针，比见血封喉的暗器还更厉害。西门牧野武功高强，自是不怕梅花针的暗袭，但用来对付这些人却是绰绰有余。幸亏孟七娘只是要惩罚这四个人，撒出的一把梅花针，只有四根是射向这四个人的脑门的，射向其他的人，却并非对着要害。接着又有西门牧野挡了一挡，否则伤亡的就只怕更多了。

孟七娘举手之间就杀了四个人，把那些人吓得魂飞魄散。胆小的连忙逃跑，胆大的也还远远躲开，不敢说话。

西门牧野道：“好。还是咱们来决个胜负吧！”双掌运环进掌，腥气弥漫，把化血刀毒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孟七娘的掌法并不输于西门牧野，但只凭着一双肉掌，却是对付不了他的“化血刀”毒功。

那些远远躲开的人，估量孟七娘的梅花针已是决计打不到这么远了，胆子又稍稍大了起来。有的人指手画脚的在谈论，但却也还不敢高声说话。

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喝道：“让开！”只见两个丫鬟推开众人直闯进来。年纪大的那个才不过十八九岁的模样，小的那个看来至多只有十四五岁。

西门牧野的大弟子濮阳坚也是躲在人丛中指手画脚的一个人。他认得这两个丫头乃是孟七娘的贴身侍女，大的那个名唤碧淇，小的那个名唤碧波。濮阳坚领教过碧淇的厉害，惊弓之鸟，自是不敢惹她。

此时孟七娘正在忙于应付西门牧野的攻势，业已处在下风。有一个外家拳的高手，自恃练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不忿这两个小丫头的横冲直撞，心里想道：“孟七娘自顾不暇，距离这么远，她的梅花针也决计打不到我的身上，怕她何来？我们这许多

人，若是连她的两个小丫头都制伏不住，岂不叫人笑话？”

碧波喝道：“滚开！”这汉子笑道：“叫我让路也行，但我可得先看看你的本领！”伸开蒲扇般的大手，一抓就向碧波的琵琶骨抓下。

猛听得“呼”的一声，一根拐杖横里一打，随即听得“啪”的一响，碧波已是给了这个汉子一记清脆的耳光，冷笑着说道：“你要见识，那就让你见识！”

原来用拐杖横扫这个汉子的乃是碧淇，碧波则是趁着他应付碧淇的当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打他耳光的。虽说是碧淇替她牵制对方，但她身手的敏捷，亦是足以令人吃惊了。

碧淇是孟七娘亲自调教出来的丫头，她七岁来到孟家，已经是练上了十年以上的功夫了，武功之强和辛十四姑的丫头侍梅不相上下，江湖上一些二三流的角色，远远比不上她。她用的这根拐杖，也正是孟七娘从前所用的兵器，漆得乌黑发亮，看来像是木头，其实却是质地最好的镔铁打成的，重达五十六斤。

这汉子也是个识货的人，一听这拐杖打来的风声，不禁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觉脸上热辣辣的，已是给碧波打了一记耳光了。

这汉子气得暴跳如雷，此时虽然知道拐杖沉重，但自恃练有刀枪不入的“铁布衫”功夫，心里想道：“我拼着受她一杖，先把她的兵器夺了过来再说。收拾了这个丫头，那小丫头自然逃不出我的掌心。”当下斜闪一步，出手便抓杖头。

碧淇冷笑道：“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手腕一振，龙头拐杖以“泰山压顶”之势打下，那汉子横掌一抓，只听得“蓬”的一声，手腕齐根断折，空有“铁布衫”的功夫，也挡不住碧淇的一击！手腕断折，痛得他倒在地上打滚，杀猪般的大叫。

这汉子的两个好朋友大吃一惊，赶忙双剑齐出，过来援救。碧波笑道：“碧淇姐姐，这两个让给我！”笑声中身似水蛇游走，那两个汉子连她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看得清楚，手中长剑，已是给她夺去。碧波刚才打那汉子的耳光，还可以说是有些取巧。这次空手夺剑，可就是上乘的“空手入白刃”的真实本领了。

碧波展开双剑，转眼间已是刺了几个人的穴道，与碧淇并肩冲了过去。

可怜那几个人受了池鱼之殃，给碧波刺着穴道，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只会呻吟。那若断若续的呻吟之声，比嚎啕大叫更是令人心悸！其余的人四散奔逃，哪个还敢拦阻？

碧淇冲了过去，叫道：“主人，用拐杖狠狠打这老贼吧！”振臂一抛，拐杖箭一般的向孟七娘飞去。

西门牧野想要抢夺拐杖，哪知孟七娘主仆抛杖接杖的手法乃是另有一功的，西门牧野觑准方向抓去，拐杖却忽地斜飞，西门牧野一抓抓空，孟七娘已是接到手中了。

孟七娘拿到了龙头拐杖，精神陡振，拐杖一伸，矫若游龙，立即便向西门牧野打过。似扫似劈，似点似刺，饶是西门牧野见多识广，也识不得她这一套杖法。

西门牧野恃着功力深湛，破不了她的杖法，便即硬来，横掌一劈，硬砍杖头，只听得“当”的一声，西门牧野胸中气血翻涌，腕骨欲裂。孟七娘也禁不住退了两步，身形一晃。但比较起来，还是西门牧野吃亏更大。西门牧野这才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婆娘三十年前有‘艳罗刹’之称，果然是名不虚传。只论她这一身内功，已是决不在我之下。”

西门牧野领教了这根龙头拐杖的厉害，战术再变。仍然以“化血刀”的毒功取胜，在迫不得已时，才硬接她的拐杖。

孟七娘叫道：“碧淇、碧波，你们守着牢门，不准任何人进去！”两丫头齐声应道：“是！”

碧波仗剑守着门口，碧淇进去把守里面一重，保护韩大维父女。

濮阳坚深恐师父不敌，连忙叫道：“快，快请朱老先生！还有崆峒三英，也催他们快些来吧！”“崆峒三英”乃是崆峒派第二代弟子中的三名高手，在他们这帮人中武功最强，仅次于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两个老魔。

孟七娘知道对方有强援在后，必须速战速决，当下展开了“乱披风”的杖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迫得西门牧野连连